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五

論語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章

此章之要在克己復禮四字。己禮之界貫明。克復之功貫健。是指點顏子索性淨盡意。下節非字正要察幾。勿字正要致決。無二義也。此見朱子總註之精。

克復是指幾微一閒處索性與他淨盡。到顏子地頭方可用著此評。其第一句已了。下面反復以決此一句。第二節指點隨處是此何。不是另生枝節也。

陳子龍文　曾子本有故一貫之言。示之以無。顏子體無。故復禮之旨。示之以有。評　有一貫。即非無矣。四勿。即非有矣。文　聰明特達之士。方其耽思一室之中。宅心萬形之外。視夫所謂禮者。頁束

繩之具矣。及其與事相推。與物相接。而後知禮之不可廢也。〔闡〕耽思一室中。便廢禮不得。豈待接事物而知其不可哉。〔發〕老氏以仁義爲非。佛氏以聲聞爲下。旨非不深。亦何可用哉。〔翻〕旨深如何無用。只爲其旨邪異耳。身厠孔孟之門。而心服二氏之法乳。以爲其道實高於孔孟。但爲秀才欲做官。欲事君治國。不得不用孔孟法耳。嗚呼。士人見識皆如是。安望二帝三王孔孟程朱之道復行於天下後世哉。

首節

克復是盡頭工夫。只好對顏子說法。

己禮消長。只如陰陽剝姤之義。

己禮不兩立。克復必並行。

克己復禮工夫。人人所有。但他人所云己禮者粗。而顏子所云己

禮者極精。他人所云克復者緩。而顏子所云克復者極快。故先

儒謂其雷厲風行。如紅鑪點雪。須見得斯義。

克字兼內外。復禮處即見仁字。

克復兼動靜存發。

朱子謂發動時固用克。未發時須致其精明。始得。蓋未發之精明。

知居多。而發時之勇決。行居多。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此其所以不遠復也。紅鑪點雪。雪消處是行。所以爲紅

鑪是如何。

克己便是復禮。程子說也。朱子恐學者過看直捷。生出即心即佛

之病。故云勝私欲而復於禮。言克己又須復禮。更加精密矣。

程子謂克己則禮自復。重在克己。似只一側說下。朱子以其太直

捷有病。故補克己又必須復禮之義。蓋天下原有克己而不能

復禮者仍不可爲仁故克復並重然學者有要必于克己下手工夫爲多。

補蒙讀文云云。註程子之說工夫重克己克得一分己即復得一分禮其說本至精蓋克己外更無復禮工夫語太直捷便有病故朱子補出克己又須復禮之義謂天下原有雖克己而於禮尚有未復一種病痛故必克己復禮爲仁其理始圓足無弊要之朱子正補足程子之說其大段原以克己爲主未嘗翻案也蓋自大賢以下即不能無私欲之累故必須從克己下手到己私克勝而天則尚有未合則須於復禮著力然至此境者甚少而其功亦至精不似克己工夫艱重無人不當由此道也今此文重復禮立說似克己必從復禮下手不特悖程子之說幷失朱子之義不合本文語意矣且己字乃私欲惡物故云克今多

混自己之己看尤爲顚頂其於仁字禮字源流分合總未嘗懂得無怪其動口即是錯也

竟世純文己爲載禮之官云云評己字誤此己字一毫不可留者也故曰克

朱子謂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節文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只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禮乃是精處愚按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到得粗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非有兩義故卻單主克己亦墮一邊在

克己又要復禮與克己便能復禮語殊而理一正謂天下自有克己而禮未能復者必禮復而後爲克己之盡譬之治亂克己只是勘亂之功雖寇賊略平然瘡痍未起禮樂未興未可謂已治已安也必至太平熙洽然後兵革不試耳

克即是復，然克必須復禮，非即仁，然禮復即仁，此二義要並看得透，則下落分明。

克復只是爲仁之功，到克復盡頭便是仁。

己與禮原自仁中分出，到得克復了，只有一仁也，不是克復外別見箇仁，只是到此將纔見得所克復底便是禮，方而仁圓，只是一物。

【講義】禮字易講，從禮渡到仁字虛，難講，大力文禮字太重，仁字太輕，是走易路耳。【評】禮字易講，只此句可見，千子亦未識禮字，禮非名物度數儀文之謂，識禮字，便識仁字，做禮字，亦不關切仁，正可見禮字難講耳，難講而重講之，自講非禮之禮，直謂之不是，不可謂之走易路也，識得時，講禮字易，仁字亦易，知仁字難，禮字亦難，但有是不是，安有難易輕重哉。

克已復禮索性做箇盡一日克已復禮是果然到盡頭處天下歸仁焉到此自有神速實驗都是顏子分上說話所謂雷厲風行紅爐點雪乾道也

乾道坤道亦是今日做何常物究竟問顏子仲弓所以異則仍鶻突也不知顏子之克復要講得極精細始肯然要講得顏子之克復精細先要講得顏子之已禮極精細與他人大槩不同方是朱子所云至明至健索性克去之義即至講天下歸仁亦與仲弓之邦家無怨大段各別一邊是逐漸滲漏一邊是頃刻注滿此方是得顏子真面目也

一日是克復盡處不是克復起處天下歸仁只是人人稱許不是同歸一體也不是天下歸往講一日見全身功力講歸仁正爲克復勘驗用

一日不作容易說。一日并見向來工夫總不是懸空說一日。天下歸仁。正是自考驗處。

一日克復不是猝乍到此。

一日是圓滿候不是發脚候。

一日不是勉起頭。

天下歸仁。人每說入心性中。以爲必無一日乍克復而天下即共許與其仁之事。不知夫子與顏子所言之一日。乃極至之一日。非偶試乍改之一日也。蓋顏子工夫已到至處。第尚有渣滓未淨。天理未純一之間。故夫子令其索性把這些子了當去。其所云克己是極微之己。復禮亦極精之禮。與初學克復功候迥別。故先儒謂之乾道。今將庸妄暴棄之人看。以爲一日克復即天下歸仁。自然信此說不及。反以詆爲非矣。

或疑一日克復。如何天下便許其仁。此其所以信不及也。曰。此等處總皆未盡古先之說。而遂伸己論。只坐一箇心粗耳。先須知此章對顏子說。顏子三月不違。工夫到此已是大段了當。其所謂己與非禮。亦止是些子未盡處。夫子教他索性打掃箇盡。一日克己復禮。是指盡頭說。不是下手也。故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故天下歸仁。又曰。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又問一日之閒。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復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合此數條觀之。可知一日克復原不是猝乍到得底事。故朱子於註又補日日克之不以為難五句。此方是學者克復下手也。今以滿腔子人欲心腸。思量偶然克復便要

見天下歸仁是象萬古必無之理思量不通則反以傳註爲非

吾見其終於不通而已

最粗者以歸爲歸往之歸填入鄉附話頭其自以爲細者不出範山在吾度內藍田八荒吾闥之意中開一條正說偏不解信從至今講佛邪說猶以同歸一體相忘于大化之中爲言取古人已棄之芻狗而文繡之以爲神不知其粗又有甚焉也聖人教人字字著實從無此虛空影響之言如仲弓之無怨樊遲之不可棄子張之不侮得衆等語都說外邊應處工夫到這裏方是疏如何此句獨要說向內邊去

人總看得仁字精天下粗克復玄微天下淺近兩者通不去於是將天下納入仁中遂有八荒吾闥之說是欲講得天下精微而不知仁與克復先謬矣能取天下與仁體流通關切處道得分

明歸字之訓爲許與自昭然確然

無非內也。合外內之道也。彼將歸仁說入內正坐不知外之即內耳。

【金聲文】有已斯無禮，斯無天下。仁人以天下爲已任云云。【評】全在已與天下相交處。推衍成文。自以爲得仁字不道此已字却誤訓克已復禮原未嘗爲天下起見而去物我諸相也。故其所見之仁亦止是佛法慈悲廣大與孔門所言仁毫沒交涉。【文】天下人各持一已。勢不能以相讓。克正克其離開分競之具。【評】禪家說得手悟入處極高妙。及說到反面弊病事理却又極粗乃知其高妙皆粗也。

或云歸字朱子訓作與字。蓋有已開隔便不能歸天下爲一已既克已復禮則盡天下俱是此禮。故與字作與祭與字看。此說如

何曰。寧可說朱子訓得不合。尚可兩存以求定論。朱子以與訓
歸。說本程子稱其仁一句。與字是許與之與。若作與祭與字解。
仍搀入朱子所闕在吾度內之說去。不但誣本文。并誣朱子矣。
今人講經學理學。大約用此狡獪。如晚年定論程門微旨等書。
皆牽鑿先儒以傅會其邪說。謂程朱亦爾。其惑亂更不可窮詰
矣。不可以不辨也。

由己己字。只是我字。

顏淵曰請問其目節

非禮勿視四句。正是克復簡要法。不是繁難法。

視聽防自外入。言動謹自內出。

己生於視聽言動。克其非禮者斯復矣。禮生于仁。視聽言動皆禮。
斯無不仁矣。仁與禮有分合。視聽言動與己有分合。克與復有

分合。

顏子工夫原只在克己上著力。所謂索性克去者也。正在非禮處用力。然不是淫坊酒肆道場也。到顏子地位。尚有甚非禮處。故朱子謂如邪色淫聲之非禮却易。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纔不遠便不明。非德便不聰。但有些子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此却難。由是言之。顏子所克之己較精細。故說箇非禮。便與己字不同。朱子云。克己便能復禮。又云克己而不復禮。則墮于空寂。蹶倚倨傲。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是也。愚謂己禮二者。如陰陽消長。此進即彼退。克復原非兩層。但學者爲功。自有分限。在人欲勝者。其身尚立陰界。則以克爲主。克一分即復一分。在天理勝者。其身已在陽界。則以復爲主。復之盡。即

克之盡也。後人輕看復禮。即不能知性知天。流入于本心之學。
故惟朱子之言。爲萬世無弊也。

不曰視聽言動必於禮。而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方見精微。於天理人欲界限。不爽毫髮。陽明謂視聽言動處便是。只緣怕說非禮二字。便錯入禪去。

若云禮則視聽言動。則是有一分禮。便可說也。如此講便粗。惟云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是有一分非禮。便不可也。如此講便精。若講到非禮盡頭。不惟視邪色聽淫聲爲非禮。即不必邪色淫聲而但不至于聰明之極。亦非禮也。故曰顏子工夫明之至。若云禮當視當聽當言當動。則其辭緩。惟云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則其意果。朱子所云勿字是旗脚。此旗一麾。三軍俱止。故曰顏子工夫健之至。

非字勿字在內。在未視聽先下手。

四勿字。用力全在未發之前。如烈火精明。直是犯他不得。若微衰欠猛。陰翳消爍不淨矣。

非禮之根在中。而視聽言動在外。勿視聽言動于外。而禮復于中。程子由應制養四字。弊病工夫體用都在。

所以視聽在心。故勿在內也。視聽言動皆身。而勿在心。

非字難看。所以說至明。勿字難決。所以說至健。

總註至明至健二句。似于仁外添出智勇意。不知原是本文所有。非添出也。說箇非字便是智。非至明何以知其非。說箇勿字便是勇。非至健何以能爲勿。故知非智勇。安能成仁。聖人言語本是徹上徹下。得註中提出。分外分明耳。

仁非智勇不全。不大智則非字之精細不能極。不大勇則勿字之迅掃不能盡。朱子至明至健二義。正實闡非勿二字下手處。不是斡補闕文也。

工夫在視聽言動。正程子所謂學顏子有準的。非心齋坐忘也。勿是只要勿他非禮耳。視聽言動固不可無也。人將顏子克己看做心齋坐忘工夫。四句只做箇話頭。却似視聽言動也是。不視聽言動也是。不知顏子請目請事。煞是從四件上札定硬寨做工夫。莊周以孔顏寓言。揶揄無忌。如優人扮聖賢爲則劇耳。不可爲典據也。餘類推之。

仲弓問仁章

是說爲仁。不是說仁。是冉子之爲仁。不是顏子之爲仁。方與朱子乾道坤道註意照會。

敬恕所以存其心。非于心中求敬恕也。

人心中只有一仁。何處著敬恕名目。只爲私欲所閒隔。則此心放失而不存。便與仁體日遠耳。敬恕所以去私欲以存心。心存而後可以復仁體。此中主客條次須一一分明。

敬恕是所以存心。存心亦未卽是仁。但存到熟處盡處。更無私閒斯仁耳。敬與仁關切處。恕與仁關切處。敬恕與仁總關切處。邦家無怨與敬恕仁會通關切處。一一分明。纔道得不錯。

只是一敬。要無時無處無事不然。則心存而理得二句。前後際有全身在。出門使民。于全身中隨地提示箇下手景象耳。人只做得從二句推類開去。不是從敬字指點二句矣。

出門使民與不覩不聞立在輿終食造次顛沛等語同例。言無時無事不然也。從囫圇中抽出一節來說耳。

偶提出一兩件輕忽事境。形容無不敬全身。正如終食造次顛沛

非謂君子到此處纔見不違仁也。須言下見得此意。

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

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潑癇。故必當峻補。四語是仲弓峻補方也。

邦家二句。從功說效。鞭辟向裏。方是自考之意。

二句是自考。不離敬恕。是敬恕盡處。

下二句不是應效。要工夫到此方足。

夫子告顏淵。是為仁盡頭處。告仲弓。是求仁下手處。故克復便著

箇為仁。敬恕不直說出為仁也。無怨雙承敬恕勘出。常存此敬

常存此恕。亦只作工夫推深一層語。時手寫敬恕尚是求仁。寫

無怨則竟是仁字圓滿境界。與天下歸仁一般。不看註中使以

自考四字耳。

邦家二句。與上章歸仁相似而實不同。上章極言其效之速而大。以克復都在盡頭處說。所謂乾道也。此章邦家無怨。是在敬恕用力充積上說。必到此纔見敬恕之量足。所謂坤道也。

仲弓之坤道。節節要從不足處填補正氣以逐客邪。正講到分量充滿。則本體流行。無少闕欠。非後世斷港絕流之謂也。

司馬牛問仁章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節

此句從現成仁者說。仁者二字頓斷。

曰仁者其言也。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訒。則不是訒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訒。則是仁者自訒。非訒言即仁可知。

總不在言不言著解。訒字方活。

曰其言也訒節

其言也訒句。有兩層意思。說言。明與仁字無干。說訒。又是言中極易。人只作輕率語氣者。于層次未見分曉。

從言之易。見事之苟。從事之苟。見心之不存。心常存。在爲前一層。從言推到事。事推到心。見不訒病根。從心想其事。事想其言。見言訒之故。方知言訒不是訒言。

心常存。朱子于兩句中體會得之。夫子語氣點掇不盡。正令躁人尋思。

爲之易。言之得爲訒乎。一反便醒。

周公戴文 賢者知難。聞庸人之言而心動。不賢者不知難。即聖人之言而忽之。**評** 講學而詆程朱。亦猶是耳。多見其不嘗爲也。

司馬牛問君子章

陳子龍文 人當有事之際。惟內無纍怯。而後可以規其策。旣有憂

懼則徂慮哀而方寸亂矣且由爲之防形必先見適足爲禍患之招耳【評】此等議論非不通達機事熟諳古今然都落權術非夫子之旨也【又】若能正身以决機潛引以遠患上之有可爲之勢則行大義滅親之舉季友於叔牙是也次之見幾超於國則有不相汚累之風叔向於羊舌虎是也【評】內省何全不體發本義只說向作用去且有此條例妙策夫子不告之乎與不疚不憂懼正反此乃造出憂懼之道也豈司馬牛之所能哉司馬牛只問君子又不曾說到家難如何夫子便只與他商量處向魋之法夫子因其胸懷憂懼故以此開導之其實君子之體象如是非專爲處兄弟之患而然也不憂不懼與上章其言也訒同是現成體象到內省不疚乃推出功夫致此之所以然其問綮有至義處變之道亦在其中耳豈得拋荒正理而單講家難況

所講又皆權術作用乎，有下章司馬牛直指兄弟言，子夏尚寬解之如彼，曾謂夫子反勸之行未有之事乎，

首節

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雖有可憂懼之事，而自省平生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若但言存心處，則憂患恐懼，皆君子操修所有，豈待打破此二字哉，

曰不憂不懼節

不憂懼何，說得囫圇意含，方生出司馬一問，與上章正相似，何憂懼句，說出工夫精嚴，方是成德君子，其用力正在平素也，

司馬多言而躁，夫子與言，每留餘不盡意理，使之深思，即為之難二句，與此內省不疚二句，皆未嘗說盡也，故朱子于上章為之難前，補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為，皆從語意中探

本窮源，遡顯得聖言神味無窮。時講乃謂註中故能二字，未免多一層，直是無知之論。蓋此章隱對司馬心事而言，道箇內省便對著外患說，內省者，內省其平日所爲也。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時，如何將內省倂得向平日去。

二氏之放達，非君子之憂懼。

晉人情恕理遣，亦是强排遣，與君子學問天懸。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章

爲憂懣人開釋，易落曠達家言，則死生有命二語，已走入二氏解脫法門矣。看子夏急下君子敬而無失二句，方見死生二句不是付之數命者，此所謂知命立命也。

吾有老友善悲，有感輒痛哭不能自止，因之病甚，相知以曠達解之不得，余爲語曰，嵇阮之放誕，正憤嫉之極也，秪一悲。安得解。

解公悲。正當以聖賢相責耳。古來可悲。至餓死甚矣。餓死未嘗無聖賢。只愁不稱此一餓耳。求仁得仁。又何怨。纔怨便知所求非仁也。今尚未肯以極處相待。已自不願擔當耶。休矣。公何悲。一時炎然稱善。

君子敬而無失節

無失有禮。方是聖賢之敬恭。子夏此語頗孫。至處語病在下二句耳。東坡之打破敬字。岸叟之何如無心。其見地淺深不同。然皆不知無失有禮之妙者也。

須知子夏此節道理。原推開說。以廣司馬之意。故下文四海云云。註以為不得已之辭。不應仍粘煞兄弟講也。

子張問明章

子張止問明。夫子添出遠字。而詞繁不殺。正為務外好高者。其求

明每在遠處。不知反蔽於近。夫子舉此二端。最是極近而易蔽者。於此能察。便不茍爲明而爲明之遠。正指點子張反求於近耳。知此方見第二段之緊要。不爲贅衍。

自來受蔽於女子小人者。皆自以爲明者也。其所以不明者。正惟用明之不遠耳。豈知用明之遠者。即在最近之處不自以爲明。而其明乃遠乎。

遠只是明之盡量處。非明之外別有遠也。

遠原不是另說。

明且遠。在所以不行處。不是深入。正要勘得實。說明便是遠。即混說明更有遠。亦離。

兩不行。却不是老僧不見不聞境界。

金聲文　士不通天下之故。而窮情僞之變。雖極其區區之誠以遇

物。亦奚益哉。評多少學者犯此病。然須除出功利作用說。

子貢問政章

首節

足字是政。人都做成食足兵足耳。

兩足字有足之經畫。有足之形勢。有足之利弊。有足之相資。

國家雖當無事之日。不可忘武備。秦室金人。宋祖杯酒。皆非王者之道。

兩足字有政事在之矣二字有教化行在。

教化行中民信原有本政在。

答子貢止是足食足兵兩項實政。民信句即上句所致。推帶說出猶之菽粟富而民仁意。故足食足兵。不可作食足兵足。說有政事在也。民信之矣。不可作信民。文法自明。不可作三項說也。直

至子貢以三項問難。夫子方以三項輕重答之。要之此節說話時。原未有三項事意。

民信不嘗先做三項說。固矣。或又因本是兩項之說。將民信講入兵食內。若謂民信其足者。則又非也。信只是誠意孚結。無欺詐離叛之心。原是兵食上邊事。不粘煞兵食。故後面子貢可分爲三耳。看註補教化行三字。固如教民信自有事在。但此節止說兵食足而後信可孚。不及教信之道。正如救衆水火之仁。不是更無教仁之事也。

看之矣二字。則民信即在兵食之內。看下三者句。則民信與食兵各分。足食足兵足字作用在上。民信之矣信字實際在下。到下三者又併說。

兩足字在食兵上。便是說政之矣字在信下。且曰民信而不曰信

民則夫子民信句。原根食兵說。故註用然後作轉。見此節止重兩足字。不遠乎分三項也。但單是食兵足而民便信。秦隋之世已不可行。可見民信原有教化一項工夫。但必待食兵足時。則教化自行而民不離叛也。

夫子一直說來。未嘗分三件。亦未嘗單指歸兩件。到子貢一問。纔不做二件耳。故予謂首節宜渾。不應說三說兩。

細味聖人語氣。原不曾平分三項。到民信一項。又特變文法也。註云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則民信句原從上二句順帶說下。到子貢纔分作三項問。聖人又因其問而答之如此。要之重信之義。在子貢設難後發明出來。在上節卻重在兵食。故朱子謂以人情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孚於民。此指上節本義也。以民德言。則信本固有。非兵食所得

而先指下兩節之義也。

按民信之矣信字。聖人原說得較輕。只是民信服于上耳。未指忠信誠信固有之頁也。到子貢分三項來問。聖人方講到心德上去。若首節即將信字看得深重。則之矣語氣不合。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二節

兩不得已是對上節來然發難語。若已是後有急。亦不至是矣。子貢議去。只要在三者分出輕重耳。意不在去也。若說兵中原有可去。已非正旨。謂足兵取于去。去兵深于足。尤屬旁枝。去兵正就足食民信講。是所論在去。所重在留也。兵之所以可去者。以食與信在耳。總之無食與信則無兵固害。有兵尤害。有食與信。則有兵固好。無兵亦好。此是聖人樸實可託策。未嘗稍涉權數也。

古制之壞兵食之所以不足後別有足法皆失信于民矣去字中
便有民信在
子貢疑妙用只在臨時夫子操根本只在平日故去兵去食而無
不可非束手待斃法也
是聖賢打穿後壁商量子貢直窮到極奇變處看聖人用處何如
聖人應奇變却越庸常方見得庸常中聖人已無奇不盡無變
不通若粘死句下則聖賢竟是腐頭巾說大呆話矣
此是聖賢直窮到底打穿後壁商量以分决事理之輕重耳去兵
在三者中計較去食則二者相較三者原闕一不得必不得已
即指三者勢已盡去必不能全就其中撩掉那一件且專料理
這兩件故曰何先到第二問一發必亡之理食豈能去乎然聖
人曰寧可去食以見信之必不可輕故又找下二句以見去食

不是挽回必得之策，但道理只有此耳。正見聖賢於義利界上分明淨盡如是，故程子謂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若只于兵食源流利弊商量，說來說去，止在利害上立腳。如此則守信亦只是利上事，不是義上事。於子貢問意已不見其妙，於聖人答處，不但不切，正相反矣。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章

兩論有高處，各有墮處，子成墮義較粗耳。近來逢墮義必周旋一番，極爲悖謬。

子成之說，不下則周，可謂高矣。自子貢辨之，而其弊始見。至子貢語病，人不易知也。立言之難，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惟聖知聖，此等處須知朱子之言已造至處。

以子成之論，視文勝之俗，則高甚矣。而不知其言有病也。得子貢

之辨正。文質不可偏廢，而子成之病乃見子貢更高甚矣，而不知其猶有語病也。得朱子本末輕重之說，而子貢之病又見，義理無窮，精析乃出。後人心不細，見理多粗疎鶻突，可彼可此，遂有謂子貢之論與夫子野史君子之義相符，不必補註中之說，不知聖賢講道理，必求其盡，不似後人妄立議論，便成門戶，不許人辨駁也。

黄淳耀文 去文而質，亦不能獨立，子成之激，殆不如子貢之平也。**評** 正為平中有病在。**文** 侯不敢僭王，臣不敢僭君，以文在也。愚不敢詐智，不肖不敢詐賢，亦以文在也。**評** 子貢文質一視，尚有弊，此却偏重文，抑又過矣。**文** 文去而丘園之子，不異于君公矣。**評** 亦有有章服而上下仍無辨者，此不可咎其質也。**文** 文去，而頑嚚之夫，不異于聖哲矣。**評** 朱子云，使君子與屠販對坐，並不

以文見畢竟好惡自別。學者取子貢之說以治天下。則綢繆繁飾。固周禮之舊坊。取子成之說以治一身。則儉陋深思。亦唐魏之遺意。是兩得之矣。所以治身。即所以治天下。文質豈可分用耶。通身弊病。在此見識差去。如以此治身治天下。是兩失耳。文質二者。原不可相離。然必質立而文麗。但天地閒氣勢。自然文易流而質易薄。故聖賢多救過以反中。每重本而輕末。子成之論。亦自重本生來。然却說得太偏。故子貢以並重之理正之。然本末不分。則語病亦不小。蓋文畢竟不可與質同重也。今通篇竟重文說。則病又甚於子貢矣。不知此非重文。乃輕文也。子貢雖失本末輕重之差。然看文質尚是同原一體上事。若文中所云。則文秖是裝飾點綴之具。與告子義外相似。但爲分別等差不可少。故可以治天下而不可治一身。此即佛老之見。與

子成似反而實合者。近代良知家言正如此。他竊見佛老之蘊以文爲外假非本體所有。卻又竊見佛老之說。不可以治天下故又將刑名度數禮樂事功。另講出一番施設道是良知中作用。以自別於佛老。不道內外打成兩橛。原非聖道之體用也。其病只看得文是外而非質。則說亙轉輕矣。

良知家居喪不哭。門人疑之。曰。吾惡人於父母而上亦用僞也。嗚呼。此其爲質也。其虎豹之鞟耶。抑犬羊之鞟也。哭踊有節以爲僞。飲酒嘔血以爲眞。食稻衣錦。安卽良知。非披髮野祭之風乎。嵇阮以老莊淪晉。金溪以狂禪陷宋。至良知而三矣。流禍一揆非細故也。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節

上君子是泛常稱呼。此君子是斟酌字眼。上君子就行上見。此君

子在言上論。上君子翹然自喜。此君子褒中帶貶。

駟字只形容不及之甚耳。

文猶質也節

文質二字逗斷。

兩猶字乃並混之詞。眼界高濶。而語有滲漏。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章

首節

年饑用不足。則哀公單爲用不足。想到年饑耳。與百姓何關。

同一憂歲語。心事迴別。則情形亦迴別。自賢君起念便爲百姓不足爲百姓不足便是欲蠲租減稅賑濟也。庸君起念便爲用不足爲用不足便是欲加賦開利也。哀公正爲欲加賦以足用而告訴到年饑耳。

有若對曰盍徹乎節

哀公所問在用。而意在取。故有若直答取法。而意卻在用。此正鍼鋒相敵處。行徹必先節用。不則有若之言。非腐即戲。斷不可行矣。註中節用厚民。正見此旨。荀子以禮節用之。以無禮節用之。後發明禮稱。亦此意也。

節用以厚民。此是有子本旨。

宣公稅畝。只是加稅于餘畝。徹法未嘗廢。故註下專行二字。是公田民用不曾亂。豪強兼并。自是孟子時事。

度當時廢徹法。亦止是稅畝加賦。與秦人開阡陌壞井田不同。即入私家者。亦必如後來兼并之弊

曰二吾猶不足節

評虬文云云評自來加派橫征。其勢行極暴。而其詞令必哀苦婉

轉盈理屈而情怯也。要解自己。先援護前人。要利官家。先假惜百姓。千古徵求狡猾如是。

吾字與下節百姓字。針鋒相對。哀公但知爲吾計。忘却百姓。有若謂若果爲吾計。正當足百姓。故吾字是哀公語中病根。

對曰百姓足節

哀公與有若商量。只爲著國用。兩下錯絡處只是行徹不行徹。原不曾論到百姓。只爲哀公如之何其徹也。便是不曉得徹法上下關通處。道是利百姓而不利君。故有若直下百姓句。百姓足卽是行徹百姓不足。卽是不行徹而加賦。語脈最緊而語勢最突。人但謂君如君之不足而不計百姓。如此說竟是有若呆勸哀公厚民。可云老不曉事矣。就哀公意中跌出足百姓來。弋忌更分明。方知有若也原爲用不足起見。非老生迂濶而遠事情

也。

有子正對哀公二猶不足而言。意重在足君。遂呆講加意在百姓。

便失其旨。

足不足語。原從吾猶不足句來。哀公憂二猶不足。豈可行徹。有子

答行徹正所以爲足。以破解之。都重在足君一邊。百姓足句。不

過是行徹中轉語。蓋哀公看得徹行止利百姓。故有子告以利

百姓正是利君國之用。

道理重百姓。語脈却爲足用。

從吾猶不足領入。從用不足上商量。足不足兩兩分行。令哀公言

下擇取。方得此節語意。

百姓足百姓不足二句中。須見行徹不行徹之根緣。孰與不足孰

與足二句中。須見君民相關處。即對副用不足實際。見不精切。

秖說得愛民足國大體耳。

君民一體相關，固是說常理如是。然所謂百姓足與不足，須從行徹不行徹來，方是有着對答之旨。

孰與二字，是急接哀公口氣回報，甚緊。泛蕩開說，補理綫散矣。

孰與語詞，與乃相與之與也。後來刻晝作取與之與，失本意矣。

陳際泰改 上下相臨者權，由藏餘以求君之權，而君權已復伸矣。

評 行徹豈所以求威權者乎。民富則君不至獨貧，只如此言，孰與二字極完切，所謂君民一體也。後來多將與字作取與之與，曰君之足，民與之，仍從取法中講利害，失有子之意矣。君民一體，則終事急公自在其中。若說必富足而後威權得行，則所以足民之心術已壞，豈尚有一體根源哉。此亦功利之痼，當時大人開口便講作用，其習已深，不覺害道也。

有子祇明君民一體之意見行徹不行徹之利弊至其施設之方
尚待哀公之再問而惜乎其未聞也
後世謂井田必不可行其說大約有二一謂豪強之田不可復取與
夫司農歲入不足以供所出耳然田制之法又有均田限田之
法以通之至度支經費之不足則千古未有善爲之畫者是則
有子兩言至今猶看不透信不及何怪乎哀公之總總過計也
問或云唐中宗令李嶠蘇瓌子各對尚書蘇引木從繩二句李引
斮朝涉二句中宗云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可徵應制最忌傷時
張江陵進講至放勳徂落曰時蓋已百歲矣同列深服之故以
此節重上輕下爲得大體此說如何曰此說尤壞人心術人品
看詩書所載古聖賢告君皆憂危震動之言居多李文靖爲相
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之真宗慘然變色同列

皆以為不美劉元城論名相舉此事以為惟李沆得大臣體夫告君尚以危言為得體豈行文反以阿諛為得體耶成弘以前未嘗有此即題目亦未嘗避忌自嘉靖中重符瑞禱祀始以忌諱為戒流至末年習成諂媚之俗閣中專取吉祥偶有何字之觸雖首拔必黜士子從未仕時即學為諛佞安得復有品行事功哉程子在經筵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嫌名也程子曰臣下尊君過甚則驕心生皆近習輩養成之請自今勿避為相當法文靖經筵當法程子若中宗庸主之言居正佞臣之術何足法哉有志于人心世道者當力破之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章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節

須將八箇字一氣念來便有箇萬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見得

一篇西銘道理。一部周禮制度在內。根本却只在自盡。

四者爲綱。推極言之。選人而皆予以分之所宜。政之理盡。而大道

亦盡矣。

發明奧旨從古聖賢或能造乎其域。卒未有溢乎其量者。**評**此方

得蚤字之義。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片言可折。是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繫無宿諾句。以

撇證夫子可以之意。此須于兩節交接頭領會。

首節

片言可以折獄。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於明斷

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纔說片言。便有下節在句裏。折獄只

極其用耳。呆漢定做成折獄可以片言矣。

子張問政章

子張所少。只在一誠字。倦與不忠。皆從此生出。葢夫子之所以答之者。並誠之目也。

[illegible]君子之施爲。與功利之士。豈能大異。而獨其內操于心者靜必有存。而動必有守。此立本之道也。[illegible]此是見識大誤處三代之太平。與漢唐之太平。原自大異。不獨本原不同。[illegible]治亂之原。實始于一念。是以莫貴乎專一。[illegible]無倦是始終如一。與專一又別。[illegible]所以戒其倦者。皆在于居之之時。[illegible]居指其存心處不是時無時無所居也。

此居行皆指政說。兩之字不得略過。與子桑伯子節不同。彼是統論心法。此只在政上講。將文于行之說政而居單說心者。非也。

子張才高意廣。其于治道。必不取卑雜之術。但少誠心實力耳。若

與他人言。必須辨所居所行之是非矣。

以忠只向裏說方盡。凡講作用權術。其根本已失。如何得有政治何以見得子張少本。其病只在過高。纔過高。便鶩外而少實心。且如東坡半山之權謀。伯恭同甫之功利。未嘗不說濟世安民。然議論越高。本心越錯。聽他說話。但有愚弄天下之意。全無誠實愛民之心。只此一點意思。早已將仁字剗却。此漢祖唐宗之治朱子到底不許其同于三代也。只為不是忠字源流耳。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章

磁鐵相引。冰炭相違。誠也。題中兩人之字最著眼。人之美。人之惡亦何與已事耶。而一為之欣。一為之戚。此不可解也。惟其不可解。可知是從心苗中出來。

成字不成字。俱有實力。

陳子龍文　操人倫之柄云云。評　成人美惡，何論權柄。按　小人不幸而有其權，遂足以禍天下。評　小人無權，亦禍天下。○蓋君子小人立心好惡，本自不同。儔類相與，邂逅因緣，布衣委巷，無不如是。不但有權力，然後能成不成也。

季康子患盜章

不從君民起念，只爲自已利害。康子患處，便是盜心。做官不爲地方計，只爲自已考成，縱詐與捕逐，亦總是盜術。故經濟事功，聖賢都從心上做起，非刻論也。

上多欲，則下行竊。此感應自然之理。若必說因欲而民貧爲盜，是則有此事，然多御轉折，與語意不相肖。蓋上縱之以欲，則下雖溫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爲盜也。苟子不欲，雖餓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也。如此看，語意更分明緊切。

只欲便誨盜。不欲便感化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章

此君子小人之德。不是性術之德。乃分位之德耳。不分盛衰世皆然。

此德字。指君子小人之位。各有分誼耳。非性分之德也。性分之德君子小人所同。分位之德。君子小人各異。此節以善字對殺。不以德字對殺。草上之風必偃。只言其理勢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固偃。率民以惡亦偃。草不分和風狂風。皆必偃也。

人每將德字混善字。便失其義。君子之德。只在勢位臨觀上解。子欲善而民善。上已說明。下三句只說上下感應之勢之順遞易效耳。

子張問士章

首四節

前四節見聖人分別指示處。如禪家權實照用。本色鉗錘。爲機不測。

子曰是聞也節

是非二字中。有實下趨舍工夫在。

[illegible] 夫人學術之未精。固有終身期無礙之途。而不知其不足以類萬物之情者。則邦家之赫奕。有以誤其所始也。評 如今人初上學。志不過爲科名。騙官做。如此讀書。那得長進。直至頭白老死無成。皆初學時一念之誤。又 夫人本統之不存。固有終身受物情之推。而不知其不足以爲中正之孚者。則邦家之浮飾。有以蔽其所終也。評 一直錯到底。便得科名。有官做。只是騙人爲主。那得有人品功業。

夫達也者節

質直三句逐字平鋪說下。見爲己務實之學。其中並不分輕重。故將義字提出。若前後皆以全此者。乃君子義以爲質章意。於此無當也。

三句逐層講出爲己內心之學。一步收斂一步。極其至。便是無聲無臭退藏於密境界。對鍼下節。直是雲泥路隔。

須知此三句雖爲問達而言。然只合鞭辟向裏。務自修之實。須照定註中不求人知四字講。與下二句作反勢。直到下二句方跌出達字意。故註用然字轉也。若句句從達字逆入。反似此三句專爲求達而設。却正落了聞家船去矣。

察言二句。易說向周旋世故上去。須收拾到爲己實際。第看註末二句云。皆自修于內不求人知之事。方轉出在邦必達二句。則

上三句總以無意于達爲得。若處處從求達意轉出，便錯却盤鍼也。

通塞原只管我。

陳臥子龍文 道俗有孤行之累。阿世有喪己之譏。惟參以相用而物莫窺其際。**評** 纔說參，便成詐僞之術。謂直道難行，必參和權術。體用各別。內外分行。純乎詐矣。深之則爲老莊，刻之則爲申韓。彌巧彌近。則爲鄉愿。豈復有君子之道哉。將好義察言觀色慮下人。皆講向外而作用去。不特此四者說壞。已先將質直剗斷了也。此比子張之聞。同一向外。而更加狡黠矣。其理亦平實易明。臥子豈有不知。蓋緣當時名流皆惑於良知之說。以無善惡而率眞爲本體。以權術功利爲妙用。故於此等處直信爲道理當然耳。

大閒也者節

不疑非眞不疑也。只在人前居之不疑耳。正與上察言二句對照。

分出向裏向外之別。

[illegible]其心以爲吾言行才氣。但得一二人有力之口。即可以漸騰千萬人無心之耳。而莫吾非也。[illegible]門戸聲氣之士。的的如是。其流風餘韻尚可見也。[illegible]若以爲是。若以爲非。則疑焉而不敢居。此自取之道矣。[illegible]大官謗交。名士講學。誰守此訣。[illegible]大一念而欲欺誰邪。冢之人。非忍而爲之。其將何以爲心。云云。[illegible]當時朝野以聲氣爲事。盜名之士。皆夸詞飾貌。以要大人先生之知。在位者亦喜援引爲用。故此輩得售其術。而闔廷從之。亟而先生目擊狐鬼情狀。借題摘發其隱。其刻深皆憤痛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先事後得節

先事是從事之事。非事物事理之事也。泥看不得。所以崇德亦不可道得了纔崇。只先事後得處便崇了也。

先後二字都有力。事得俱兼知行說。

只先後處便是崇。不是知是而後乃底于崇也。崇是功夫。不是成效。

無攻人之惡。正以足攻其惡之力。

樊遲問仁章

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者都在仁。疑知疑其礙仁也。辨知辨其正爲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若不知。即不能仁。知不盡。亦仁有不全。其不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

愛人知人。原只在自己心德上說。至樊遲著疑。故指出知之功用

及人處言之以見知之不悖于仁子夏因樊遲只告以下半截語故亦但就功用上發明推廣其實全理須歸心德講方見知仁合一本體

前截以不說盡爲良者此爲樊遲未達及退問子夏兩重疑案要留他地位耳到末節何妨透快言之註明云子夏蓋有以知兼仁知而言矣而作文偏要不說破仁字此種議論皆自嘉隆以來以禪學說書又誤認爲拘謹惟禪機忌說破以其決原說破不得也聖學從無此法即第三節之上句指知下句指仁亦本註語但在夫子口中自已疏解仁知不得然其意理實如此聖人未嘗故作含糊虛留以益其疑問也流俗見解由來已久論文者方以爲極則令後人含含糊糊不敢將道理實做一句流弊不小直當破成說看之

首節

【金聲文】夫自天下之學術無用也。仁則索之天機。知亦盡之窮理。仁知之名非不美。而斯世未嘗一蒙仁知之效。【翻】仁索之天機當時未嘗爾。知盡之窮理。此有何不是。知仁正窮理事。聖人之言。有指體指用舉偏舉全之別。各有所當。豈得謂彼失而此得耶。【文】無益宇宙之作用。雖內濟自性體。而外足以震曜一世。君子不用也。【評】講作用起便倒。既內濟自性體。則必無無益宇宙之作用。可見他體用看做兩件。【駁】天下不盡可知之人也。【評】此何不然。天下無不可知之人。【駁】人品原無俟知。知以爲舉錯地即以爲鼓鑄地耳。【評】知人知天。所以修身。合下便當知。非爲天下人也。

子曰舉直錯諸枉節

陳子龍文　爲直而不免枉名。則憤然激矣。評　不必至此。只與枉混容。便使不動。仰如通秀才考三等。真是氣悶殺人。

智以成仁。其妙只在一使字見得。使者智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始終只在智裏說。而仁在言表。

上節遲之疑在知。子解之亦只指知。故下文問子夏與子夏答。都只在知中推論。或問因樊遲下文錯認說知。故此節須含糊留下。不知夫子原只說知。而仁之理在其中。理本如此。非故留疑端令樊遲偏參也。

樊遲退節

錢世熹文自評　樊遲原有兩疑。專爲知者之事。是一疑。又未達所以能使之理。是一疑。集註自明。下文富哉言乎。答專爲知者一疑也。舜有天下節。答所以能使一疑也。今人只講專爲知者一

層。至所以能使一層。全然不講。誤矣。又舉直二句。緊接知仁之下。原是夫子說知者之事。見其能兼仁。非並言仁知。而樊遲故諱問仁而言問知也。將解亦誤。蓋自記甚明。然所以不明能使之故者。只是將二句打作兩截耳。惟打作兩截而以為皆知者事。則愈不解。乃知蔽有兩層。病根只一。

遲之未達在知。故見子夏止云問知。何謂也。只是問其所以然。不是辨其未必然。

子夏曰富哉言乎二節

樊遲只說問智。子夏就夫子言下。見得箇功用廣大處。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象在目。借舜湯做箇影子。指點活潑潑地。

舉錯雖兩件。然舉卽是錯。故枉上加箇諸字。卽此節衆字也。諸枉如何盡錯得。但舉直而枉皆錯矣。於諸枉中只舉得一二直。非

夫知不能仁人放流以惡為愛義以成仁也以舉為錯知以成仁也義逆而知順故此重在舉邊。不仁者遠是子夏想像出方見富哉。註明云子夏已知兼仁知言矣仁字如何道破不得但不可提唱仁字與言知斯關以子夏原未知論仁只在夫子言富中體會得之須得此意耳。

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文字不似後世詞章訓詁之謂會字不似今人鼓動煽惑徵逐讌集之謂。人看得上句粗下句精支當不過便為得上輕下重或且轉而為側注之局皆因自己所見文字淺小會字浮泛與仁字有內外精粗之別亦從陸王之說以讀書窮理為務外來也聖人四教

必先文。文章可得而聞。後起者得與斯文。約禮必由博文。文字是甚事。若僅如後世之所謂文。所謂會。一班社友名公。講師游客。煽誘權勢。攫竊利貲。滿胸坎皆惡根蟠錮。仁字之本已斬絕矣。何輔之有。

以文會友。是講學致知事。以友輔仁。是取善誠身事。兩者原是一致。要之朋友之益。只有講辨切磋。餘無可用力。則輔仁亦即文會內見也。今將仁字看做大事因緣。文字看得粗。只作語言文字。又欲牽併入細。求合轉離矣。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五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十六

論語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章

聖人說理。定是上下俱徹。先指行。勞指事。無倦指先勞。似乎平實淺易。故叛註者喜作空論以恣其高譚。不知由其平實淺易者求之。雖聖人不能盡也。

爲君上是極苦事。後世看君上是極樂事。惟以爲樂。則自然不肯先勞。即先勞亦易倦。惟以此爲苦。我爲君上。便合該承當。則不先勞無倦不得。必先勞無倦而後快然極樂耳。若說不先勞無倦。便有多大利害。此仍在人欲極樂上講。須直見得天理所以必先勞無倦。方是天德王道之至。

首節

先之指民行。不可作先機豫事解。

請益節

無倦即在先勞中加勉。

無倦不在先勞外。也不定是先勞久了。纔講無倦。只先勞便要無倦。無倦是徹始徹終事。

此與修己以敬章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攝在上節中。賴他再問。又見得一番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知纔不再問。道理原不曾虧欠。只為他一問。即見他病根在此。纔問如斯而已乎。便知他敬修不盡。故以安人安百姓盡之。纔請益。便知他先勞必倦。故以無倦勉之。原不曾別增道理也。

仲弓為季氏宰章

首節

聖人語定徹上徹下。只論爲宰。而宰天下之道已寓。然終是客意

每爲會體面堂皇說做相臣事業。故覺隔靴。或欲一返而粘住

邑宰。則又氣象酸餡。只要實說理爲得。

陳際泰文 先有司。然後大臣之體得。而朝廷始尊。**評** 體自當爾。不

因之而始尊。**又** 先有司。然後大臣之心閒。而職業自理。**評** 大臣

心也不閒。**文** 天下奇材絕智之士。往往以跅弛不羈見功。亦往

往以疎略不檢得罪。**評** 此只說得一種小過耳。須知庸才小過

亦須寬。不獨奇才絕智也。

趙衍文 簿書期會之煩。不能無偶然之誤。苟將持大而苛細。則凡

任事者。必且救過不遑。而庸人反以無過爲稱職。**評** 後世銓選

考績之法。皆壞于此。

特因下面有仲弓一問。遂令人看重末句。其實夫子口中。只三平

通用耳。

曰爲知賢才而舉之節

講有光文度其才之所至。而大以任大。小以任小。惟自我知之所及力之所及者爲之。**評**爾所二字著實。舉字中分量正不同。亦只盡現前分內。**又**吾以其所知舉天下之人。天下亦各以其所知舉天下之人。吾以天下之人之心爲心。天下亦各以吾之心爲心。**評**直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氣象。體大則其用大。聖人只平實說舉知之理。然可以見渾然天地大公之體。便有盡性而成。神明變化之作用。程子謂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須實見得此意。徒作大帽子話便不是。

舉爾所知。不必是訪求幽遠。即我現前耳目所及者。知無不用。用無不盡其才。則以人用人。而人之所知皆我知。故著力都在舉

字。舉不是一選取便了。亦不是舉一二人便了。只是現前人辨
才器使無不用不盡之蔽乃得。
所知不必賢才不到十分。只在目前營接册短中取長。舉得不錯則
必以類應。此枯骨所以致千里也。
金聲 知乃衆人之私見。舉乃朝廷之公典也。私原以爲公地則
直伸其所私。而不廢朝廷之公。奚其又何求焉。**講** 可知原不是
私。後世舉固私。朝廷亦但以私防制。故大壞耳。
後世防制舉賢之弊。嚴于盜賊。故每有賢者在位而不能進一良
友。此法之過也。然及其可爲。則又多樹黨植援。自爲祿位計。其
心甚于盜賊。安得不用防制之法乎。必上下先去其私忌之心
而後得舉知之用耳。
汪惠遠 後世抑遠嫌疑。苟親與故。即心知其能。不敢與爲推挽。

而務得不知誰何之人而用之。夫不知誰何之人。果足以任天下事哉。

【評】極論後世用人之弊。糊名易書。掣簽算資。欲以得賢才難矣。

五倫中君臣朋友二倫。從義字生來。故信友則獲上。不是兩箇事。惟其義也。後世君臣朋友。只成一利字。是利便難信。不但君臣難信。朋友先難信。故每變生于朋友。而禍烈于君臣門戶之爭。害及國家。往事可痛也。欲救此病。須先講義利。從從汰求之難。嚴科場。公銓選。坐薦主。總只在利上經營。以弊禁弊。反爲此曹增多少利竅耳。何益之有。故予謂舉賢才一事不停當。竟滅却世間兩大倫。

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章

首二節

聖人得政處分衛事。不知其作用如何。但觀正名之論。則溯輒之難乎爲正也明矣。胡氏之說。雖未必聖人之果出乎此。然其義自正大。後人議其迂而難行。只是委曲就時勢立說。不甚講究天理。聖賢只在天理上斷定。如去兵去食。食豈可去乎。亦是行不通事。然理却如此。

聖人只說个正名。大義炳然。今定要穿鑿如何必然正得。亦是難事。大士文使輒溺泣郊迎使聵務往引避云云。乃純用陽明之說。不如孔子家奴道如何。

陳子龍文 父子大倫。國土重器。**評** 此何最誤。兩者並衆。則國土輕器耳。**文** 兇殘之人。處心積慮。不可易矣。而又好引當世之君子而與之計。惟以至正之言告之。則彼雖不從。而我可以無愧。**評** 正名只論理當如此看。必也二字。便見非此不可。更無委曲調

停。陰陽作用也。其所以正之事法。不知如何。固不可強爲區處
然不可因自己淺暗無知。而并謂聖人亦必不能正。而姑爲不
論以自免也。如傳習錄所謂。輒迎聵致國。聵不受。羣臣百姓請
輒。輒請天子。聵亦表輒。輒乃尊奉如上皇故事。紛紛做作。如弋
陽戲場。徒見其滿腹詐僞鄙俚耳。況當日衛又不曾當眞待子
爲政。子路設問其理當如何。夫子亦只就理斷。豈計及己身哉。
聖人道衛正名。言理必當爾。非謂我自有妙用。能使其名之必正
也。度能正名。則爲衛政。不能正。只有我不爲政。故子貢曰夫子
不爲也。聖人於魯。未能感化定公季桓子不受女樂。安能必使
輒痛哭奔迎其父而致國。又能使蒯聵感化於子而不受。又使
羣臣百姓必欲輒爲君。而表請於天子方伯。如陽明之曲說哉。
陽明又云。豈有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

天理。如其言。是聖人都只徇私。世法。不過于這上面裝點周旋。
然則赴弗擾必當全晉盜。應佛肸必將護晉賊乎。胡傳立郢之
說。亦屬臆揣。未必聖意。如何要之輒之必不可君衛。乃所謂人
情天理也。聖人正名之說。正不為衛君之言。非為衛君而委曲
為之正名也。子路設問以覘聖意。夫子直斷其不可耳。

事不成節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此禮樂指平時日用者言。興只是禮樂之理
行。天下無一事無禮樂。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即禮樂興。非治定
功成而後制作之謂也。
荒穢悖亂之執。未嘗無禮樂刑罰。而不可謂之興。與中也。不與不
中。總使民無所措手足。禮樂刑罰雖層遞下。總在事不成說下。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節

末節正繳上兩節名必可言故無不正不順之患言必可行故無不順不成之患禮樂刑罰之興中包在事成中可行即指事成以下諸句總結于其言不苟便是正名不是重言字也不可苟者天理也

陳子龍文 君子之于人國也其失之于正者則大正之其失之不可正者則小正之使其足以行發而已矣夫而後知君子未嘗不可與謀幾事也**評**然則聖人且助逆爲惡矣言不可苟即是名之必正聖人正爲言之重大如此關係成事禮樂刑罰可知正名便須有實事正須大正之故曰不可苟今曰不能大正而僅以言小正之於不正之事委曲調停乃所謂苟道也其謬本於王伯安云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如其言將孔子赴弗擾之召必須爲他謀國費赴佛

肸之名。必須爲他定中牟乎。爲亂臣賊子委曲調停。使足行辭以安位。後世篡弒佐命之人皆用此策。其病只一苟而已矣。豈聖人而出此乎。此等議論。漸滅天理。誤萬世不淺。而猶講良知吾知其知之不良矣。

樊遲請學稼章

上好禮節

須想上句。正以小人訶之。忽然接說到上下感應處兩不膠黏。又不是樊遲所問。又不切樊遲本分事理。此際最難下轉。轉不來則三句離根脫節。都成閒話矣。

羅萬藻文 學者愼無憚寄其情也。隱居求志。亦取古聖賢之爲民上者規其事以自廣而已。**評** 小人句下。忽然接上好禮六句。正是粘連不上。只爲眼孔小。看得名位懸絕耳。若從學字著眼。天

下更有甚事理不在分內。若云取古聖賢事以自廣。雖對小人句。却成淺陋。便是外郎誇堂官供帳。不是自家分內受用也。

上好禮六句。只重上半截。言學者自有所挾持之具。與天下感通其理甚大耳。不重功效說下面三句。纔是說功效。

上字只作君子字看。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說。與小人二字對鍼好禮義信。不說以此治下。則是不期然而自然之效。

信字體用表裏甚精廣。不止在章程刑賞約質上事。曰好信則上之誠實相孚者深矣。故民莫敢不用其誠實。

子曰誦詩三百章

不達不能。在誦詩時已誤。

窮經不能致用。其窮經時工夫先用錯。則日用皆面牆矣。授政使命。亦指其大者而言耳。

【雜事淵文】六經之爲道也。使人高可以至于命。其次亦不失爲人用而已。吾姑取用焉。〔評〕聖人原不曾低看用。用即是至命道理。學經無姑取用之理。經以明道。聖人之道。自灑掃進退至堯舜事業。自喜怒哀樂未發至聲音笑貌之微。其理一也。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若謂性命本體爲經學之至。而政事言語爲其次之用。即分體用內外爲二。非聖人之道。亦非聖人欲人窮經之旨也。以此爲學。縱極講得高妙。吾知其必不能達政。不能專對矣。蓋後世講經學之弊。不出乎此。

子謂衛公子荊章

有看得不直錢處。有看得不容易處。有看得大有關係處。抑揚推勘于聖人言外四面領會。方見善字中義旨不窮。

從公子居室上著眼。見當時僭竊篡弒之變亟矣。夫子善荊意用

處極大而荊之為善亦不屢屢保家節欲之間。

子適衛章

聖人心體之不息看無時非行道之機而憑藉必有實地施為必有次第今日與明日不同此處與彼處又別究竟只一箇聖人之心流行于其間富教等字須抉出聖人胸坎中物

此番議論亦是偶感而發耳不是夫子冊有鎮日相對立箇題目講說經濟也今見朋友家好講經濟者類是一籌莫展之人纔講經濟時便已不是經濟也呂伯恭陳同甫之徒尚不免此病而況後繼之益不若耶

子曰庶矣哉節

庶矣哉三字聖人仁天下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到撫舊德而思振興關隴榮河道黎故老得不

動渭南後郡之涕詠乎。

只庶矣哉一句中。有多少景象。有多少心情。

庶哉一句中。有美有刺。有望有悲。聖心甚長。無所不至。及冉有問何加。而曰富之。更問加。而曰教之。此固庶哉中已備。然却因問而逐漸生出。時文每于起處一口斂殺。失其理矣。

惟恃其庶而不富不教。則其禍患有不可勝言者。此聖賢所憂也不然。則今日天下。亦大有人在。

冉有曰既庶矣二節

兩既字加字雖同。而義自不同。上既字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從自然說入。下既字是商量法制上虛景。故加字從王道次第說盡

兩加字最宜玩。因庶而議加以富。富字緊從庶字發論。因富而議加以教。教字緊從富字發論。如此方是加庶加富之道。方是當

日問答意思。既字又字之字。皆見實地。若泛論道理。即不庶亦應使富。即未富亦不可無教。如始事治不足。繼事治有餘。初許其身。復謀其心等語。未爲不是。却不是本章精義也。

庶不可不富。富不可不教。其勢相因。所以富庶。所以教富。其法亦相因。

看兩之字在下。正是在上者有實心實政在。富教二字。原只說得大綱。其中條目次第。惜冉子不能進問以發之。

富教中煞有條目在。却代夫子補出不得。若剛剛還他虛字。又有何意義。秀才做時文。亦即可打叠經濟程了。所謂朞月三年。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問如何富之。曰行井田。問如何教之。曰興學校。此心是實心。此政是實政。舍此雖聖人亦無他具也。三代以下無善治。然此理自

在不可以其不行而遂謂終不可行也方遜志已見及此而本領未足遇非其時故不能有爲然不可謂非聖人之志也秀才好言權變動云古法不可施於今只是心體眼孔俱低小耳人必具有架漏千年之識而後可以經世可以著書實見得王道之必易行功利之不足就彼漢高唐太猶不足與語此而況其下焉者乎

與曠才論宇宙與名世指畫成敗但犂然有當于心鑿然可行之事然皆非流俗見識所到

子曰苟有用我者章

朞月三年審時度勢聖人正不是紙上經濟看夫子相魯之效便見

余論文 一年而謗者息一年而頌者興一年而謗頌皆釋云云 評

程子云凡看書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須思量其如何作爲方有益此可爲實做三年矣雖未必盡聖人分上然亦在國僑吏吾伯仲間後世如孔明庶幾當之不似部漢只道得自已苟且權術中事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章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是殘殺極甚時思慕之語從來赤子在慈母之懷朝顧夕復不知其樂撫摩不至反啓詐語者相向也一旦非族異心猜羣雜處悉其攫噬而莫之敢較而後追思向昔之一日而不可得此其聲情能不更切

因殘殺而思善人因善人而思是言一片深情直使鳥驚心而花濺淚

是從殘殺之世思望至治而不可得不得已而思及此誠哉句神

味不盡。紙上猶聞太息之聲。

冉子退朝章

冉子差處在有政句。夫子教冉有抑季氏。亦只在此處辨正。非謂冉子不應朝。退朝必不可晏也。況退朝是記者筆。不是冉子語何可作罪案乎。

何晏也。何字中有猜疑。有究詰。有箴規。有嚴刺。

葉公問政章

子曰近者悅節

懸空著此二語。醞畜無窮。惜葉公衆伯。不能再問以發之耳。

子夏爲莒父宰章

闢隙蒙文 主速者一往而慮不顧難。主遲者老成而百不失一。詳如此講。乃黃老以退爲進之見。非聖人之不欲速也。欲速者正

爲小見識無遠大之圖。早上種竹。晚要乘涼。迫窄躁陋。不可以有爲耳。與下見小利一例。非妄謀大事而失之太急之謂。事機之或速或遲。必當其時。時當先發。雖聖人亦未嘗必主退後之理。但爲政自有次第。不可急遽無序耳。聖人不是教子夏遲緩作用。後起者勝。以退爲進之說也。又見小利者。非謂其爲小利也。彼以爲天下之觀止此矣。[illegible]見字講得透徹。今天下營營逐逐。都坐此耳。是大事不成之故。

有註云。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小大皆在事理上說。若從利字上計較大小。則是見小利則大利不得。聖人教人於利上求其大者矣。此便是學術義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朱子與龍川力闘之旨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章

葉公此論。不是蒙昧無知。即二氏任眞無我宛親平等之見。夫子不直斥其非。但舉天倫至理以動之。在葉公口中。極言其行之高。思以易天下。在夫子口中。頓挫隱之。似不直。其言冷而嚴。宛而正。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節

陳際泰文云云。**論**父子相隱。一定不易之至理。非義本當證。而又曲取相隱以全之也。證父正坐本心喪失。相隱正得本心之安。今若云義本當證。而名教王法有所不可。則相隱乃外飾。而證攘爲本眞。是不直在其中矣。此亦爲反經行權之說。所說須微析之。

楊以任文堯以天下與舜。非遺其子也。不利于丹朱。則莫如不與。而歸訟隱矣。禹有天下而郊鯀。非忘所受而私所親也。民神弗

畔則郊之而績用弗成隱矣【評】與隱字不相干丹朱與鯀豈攘羊之過而可隱哉攘羊親之過小者也故當隱若行之幽隱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堯豈隱丹朱禹豈隱鯀者哉謬矣況他原不曾隱嚚訟是堯言何嘗隱九載績用弗成史臣不隱而禹能隱乎【文】泰伯之隱隱于父子伯夷之隱隱于君臣天下於是乎享臣子之利而不見臣子之害【評】以太王側攘羊乎以武王側攘羊乎泰伯之隱二句所謂鄙悖矣隱是天理上事從較利害乎【文】君父之汎汎于天下久矣尚皆隱哉【評】題本無君臣義添設既無謂且君與父不同父子從仁中來故不講是非君臣從義中來故專論是非但以義合不合則止豈可與父子相隱之道通混哉如其言則湯武眞篡弑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章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須見此處與仁交接頭地。

忠字兼恕義。正與仁交接頭地。

恭敬忠名目隨地而換。會通處只是一件。

各句自有劃開道理。又有會合道理。劃開處看仁。未嘗欠小。會通處看仁。未嘗攏落。中間又自有親切關連道理。須見得徹。非影響湊合之所能爲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此題應逐節因問生出。須先巴攬不得。亦各各分開說。扯捏關攏不得。子貢如此問。夫子纔如此答。聖人豈有他心通法。先立箇題目以待乎。故凡用體用才節等說數挈起者皆謬。

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夫子無他心通法。預知其必問而先借之也。行已有恥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村學究逆講說。每

章要尋出一章旨。要以此旨貫下三節。剜肉作瘡。皆庸人自擾耳。

首節

錢禧文 行已在清濁之閒。此志不立者也。評 此言禍世千餘年。今日乃破。

惟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備。所以越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厲。方挑得此大擔子起耳。今士人靡所不爲。寡廉鮮恥。輒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已放倒架子。爲無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有。文其本末一無足觀。泚泚泄泄以苟生。則又取行已在清濁閒語以自掩。士品之日流汚下。鮮不由此。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不是貲賞狂狷。見聖人望人任道之切。而所以爲道意。亦寓其中。

狂狷固是生質然人能學爲進取有所不爲亦卽聖人之所與也與狂狷中聖人更有裁成陶鑄之妙不是狂狷便得四顧無人茫茫安屬禪子尚云尋取一箇半箇勿令斷絕去半箇之說亦復如是

玩必也二字聖人意中已有許多鄉原流俗必不可者在狂狷雖與中行異而可以爲中行者惟此

錢禧史士之自立不必盡同而其可以入道則同人必事事求同心迹之際所以多不可信也評灼然不易之論世間人品文品都從惟恐不同于流俗致敗壞不可收拾耳

子曰南人有言曰章

首節

巫醫句正是極言無恆之不可如粘帶疏解便落小巧且又須增

而況一轉矣。蓋夫二字。是勉厲人語。不用虛文賛賞。實作指點鞭策說。若張皇巫醫。歎矣。不過借以極言其不可耳。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黃洪憲文 道相濟。然後和。情相比則爲同。評 只是公私義利上辨取。文 天下國家之事。本非一人之意見。所得附和而強同者。惟其平心以待之而已矣。評 程子所以屈服半山也。子瞻之不同、難言和矣。文 天下萬世之道。本非一己之私心。所能任情而強和者。惟公其心以應之而已矣。評 朱子語暨子靜各尊聞行知。無望其必同也。

陳際泰文 外之待物和。而內之立節不同。自兩事也。無事之時和。而諍事之將不同。自兩候也。評 或謂深山人涉世。與一切不同。

不知正爲他將內外打做兩件耳。亦無無事和而評事不同之異。君子之和而不同。一向如此。不分兩事兩候。

不同正所以圓足君子之和。分開有正面反面合之只成一件。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常居時和而論辨時不同。看成兩件。說來總有弊病。

不同即在和中。君子本自一直。爲下句立辨。須如此分明耳。

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自有和之義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辨意也。

和自是不同。不同正其所以和。有不同處見其和。有和處見其不同。

君子而有時似同非同。此却有辨。中立者。大約眞小人也。

說和是作用便非。

【當覺處】同字不可抹煞。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是聖賢參贊種子。特爲比匪苟合一輩下鍼。不得不如此捧喝耳。【韵】易所云同聲同氣。是泛論世間品類道理如此耳。豈君子與人之心哉。下句明說小人同而不和。若不要抹煞同字。是不肯抹煞小人也。此等議論妨害事。

後世朋黨之目。固是小人以之害君子。然亦是君子欲主張一說善人之同而惡人之異。但知相敵之小人肆其攻擊之爲害。而不知依附之小人又借君子以行私之害更甚也。卒之兵連禍結而不可解。則君子反爲依附之小人所用。小人與小人本無和理。而君子之患有不可言者矣。故欲爲君子。先須從自己立心處打掃箇乾淨。纔一點爲我用彼之意。則我必先爲彼用。只此一點相爲我用之意。便是戈鋋箭鏃尖鋒相對。豈復有和字

根苗哉。後之反覆傾軋。罔是我立心處自名之耳。

啓禎間門戶之禍最烈。其時小人之黨無論已。即所稱君子者亦皆樹私人而忘朝廷。爭標榜而無實行。正同而不和之類也。其有被錮斥顯戮者亦宜矣。而至今門戶之流。猶私相稱訟不置。雖賢者不免。何其悖耶。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

今世之士。皆喜圓而惡方。做一件事。必要處處周旋。有一人不道好。便嫌其術之未工。其間更有稜角峭厲者。則又主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之論。於是在家必怨。在邦必怨。此又所謂乖角。不可謂之方也。須知從來只有此兩種人。即有此兩種議論。纔經夫子折衷。方覺立言無病痛耳。

第二段因上未可轉出。平舉兩種却不合。

鄉人皆惡在受惡者論。此意正當自省。不可但傲然不顧也。
此是就子貢鄉人好惡之論上作轉語。不如二字。是隨文改義非
謂觀人之法。定取必于鄉人好惡也。
好惡以善不善爲斷。是活法。是定法。
不憑著善不善取人。便如扶醉漢。救得一邊又倒了一邊也。崇禎
閒用黨人不好。互用相制又不好。用黨外人又不好。正坐此弊
善好不善惡。皆是已成後看得。是知人正說。
本說知人。然受好受惡人。自有身分工夫在。
金聲文奇傑之士。決非尋行數墨之徒以其身供天下好惡者所
敢議也。而不可以訓。而不可以此定天下之品。定天下之品。則
自有中正和平之道焉。矧好惡天下所自有。聖人亦不求絶此
此種正希雖說不可以訓。然其意中畢竟以此種爲最上。癸君

子存善不善之見以取有好有惡之士於世法之內而破善不善之見以陰相天下皆好皆惡之士于耳目之外則或庶乎其可也【評】看得聖言低下一格必要不存善不善與好惡爲第一義其流則皆好皆惡亦得只是此病難除觸著便發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此章是就與人接物上看君子小人心術之不同達而有位困而家食皆有使人人事之理將文貪大帽子必要帖在大臣上說於是本義拋荒詭異百出矣

難易只一个君子小人兩面看出如是

上一句囫圇說下兩句申明之若上句即拆開平分講則下面道理已盡不用複疊矣正爲上句而字一滾渾成故接講下兩句上句中而字須急遞下兩句中也字及其字須頓斷不可作一

例看也。

難說是心之公。易事是心之恕。兩邊難易相反。故用而字紐對。其理兩平。無側重意也。故下接說之不以道。應難說。及其使人也應易事。又如此回互講。正爲事說是兩件說話。欹傾一邊不得耳。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此句正見君子之心公。說之者窮工極巧而總不能動。乃見其公。然須知君子之公。卻不是因說之者來而打點應付。其平日致知誠意清心寡欲。原無可說之根在裏。不說二字。是君子自己工夫到道裏。若有一點打點應付作用。卽可就此作用上取說矣。

卽說之以道。亦不爲小人所揣挺。

及其使人也器之。君子心術自如此。便盛世才多時亦然。不因季

世人少而然。亦不因霸人急而然。

[illegible]君子神明不測。亦復孤高自貴。有意無意之間。人能知之不能言之。評看註中公而恕三字。君子何等正大平易。安得有神明不測。孤高自貴之意。此不特評文看書之謬。要知當時名士。主持聲氣。其胸中只如此。

凡此等。其總要在相臣分上。張大事功。則必詭作用。詭作用。則必以權詐隱深爲本。義理不得不蹺蹊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陳際泰云君子之美。小人往往慕而襲之。吾以爲泰非君子不能用。評不是君子用泰。君子生成便泰。越學問越泰。小人生成便驕。越講究越驕。泰驕二字。聖人從君子小人心術氣象摹寫而得名。非有泰之一術。而君子用之。小人希慕之也。君子自不知

其爲泰。小人那肯希慕遵效。肯希慕遵效。不驕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切切偲偲怡怡六字。次第相生而下。所謂學以變化氣質爲先也

在氣質上講。却不是氣質上事。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只形容箇氣象如此。須知這氣象從何來。不是裏面有實得積之厚。養之純。如何裝演得出。須于如字中體會微意。

疊下雙聲六箇。總一如字。從來無此文法。夫子從來。囫圇畫出一箇氣象與子路。看其中德性之尊。禮樂之文。克治涵養之功。積中發外之效。無不具足。

金聲文云云。**安溪李子**兄弟朋友。推義充類。非蛇足也。性情中和之至。何所不宜。聖人之言約而旨遠。**[illegible]**切切偲偲怡怡六字

成文。如溫良恭儉讓五字拆開不得，朋友二句言約旨遠[illegible]六
字拆開不得。也只好說第一句耳。到朋友二句，聖人明已拆開
說如何反忌分疏耶。本意謂朋友宜切切偲偲，兄弟宜怡怡，蓋
正因上六字渾然不分。聖人恐其儱侗失宜，故特示以施應條
例耳。推類其用不盡于朋友兄弟，則可，謂性情中和，無所不宜。
又欲從而混之。則以聖言為有滲漏矣，蓋切切偲偲怡怡，原指
養成之氣象，可知有多少功力在。恒人安得有此，今文於上句
即云人情之大可見者，至下二句意若云如朋友之切切偲偲
如兄弟之怡怡。試看天下之人，有幾人能於朋友切切偲偲，於
兄弟怡怡者乎。若謂不至無辟賊恩者，即可見此意，則其視六
字亦太卑淺矣。目放低了道理，却云聖賢亦不過如此。便是侮
聖言。無忌憚。良知家云滿街都是聖人，釋氏謂諸佛眾生同具

大圓覺智。其根源如此。要之切切偲偲配朋友。怡怡配兄弟。聖人正各有精義。故分別如此。若中和無所不宜。只渾會大意。則朋友何嘗無怡怡。兄弟何嘗無切切偲偲耶。惟各有所宜。故混不得也。須知六字拆開不得。此句便不是。若拆開不得。聖人亦必不囂然下此六字矣。即溫良恭儉讓。又何嘗拆看不得哉。或曰。六字下總一如字。故拆不得。然則申申如。夭夭如。只一聖人耳。又可曰兩如字必須拆耶。此等論頭。皆袁黃葛寅亮諸人講書胡說。維斗亦習而不察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章

亦可以是急辭。非緩辭也。人言武治足以速強。而不知善教七年亦可以即戎。

若說善人意中先有即戎意在。即是句踐之生聚教訓。吳起之吮

癰疽痔皆殘忍之所爲。若說善人全無。卽戎意。則又徐偃宋襄之致亡也。兩邊打破。方見亦可道理。都是王政設施。與後世心術天懸地隔。

荀子評語正編卷十六終